

第六卷

王火文集

梦中人生 王冠之谜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王火文集. 第六卷, 梦中人生 王冠之谜 / 王火著.
—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17. 4
ISBN 978-7-5411-4628-2

I. ①王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作品
综合集②长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67485 号

王火文集 | 第六卷

MENGZHONG RENSHENG WANGGUAN ZHIMI

梦中人生 王冠之谜

王 火 著

责任编辑 李国亮 奉学勤
编辑统筹 周 轶 彭 炜
封面设计 叶 茂
版式设计 史小燕
责任校对 文 诺
责任印制 唐 茵等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(成都市槐树街 2 号)
网 址 www.scwys.com
电 话 028-86259287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传 真 028-86259306
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
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

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 149mm×210mm 1/32

印 张 22.25

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一版
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4628-2

定 价 176.00 元

字 数 580 千

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



2008年5月汶川特大地震后，中国作协铁凝、金炳华二位由省委宣传部及四川省作协同志陪同前来看望。



2005年春节，徐康、王敦贤、傅恒、杨明照、钟庆成等作家老友前来看望。



1996年12月，第五次作代会时合影，左起：高贤钧、何启治、缘原、李曙光、牛汉、屠岸、陈早春、任吉生、弥松颐。



2012年夏在西安看望好友惠毅并与老友王善本、张采凤及王子明夫妇合影。



李致同志夫人丁秀涓大姐病中，好友们同去看望。



1999年4月30日
在台湾佛光山与星云大师合影



1999年4月28日—5月7日率团访台，在高雄访问媒体时合影。



访问台湾时，1999年5月6日参加送行宴会，在客厅一角交谈。左起：薛家柱、王火、郝柏村、顾骧、札拉嘎胡。

目 录

梦中人生

流逝的人生岁月和残留的梦境（小序）	（003）
白下旧梦	（006）
逝去的怅惘	（069）
夜，吟着悲歌	（108）
雨的精魂	（159）
红 斧	（206）
明月天涯	（219）
滚烫的回忆	（276）
朦胧之谜	（300）
爱的期待	（320）
新“三岔口”	（326）
潜网上的漩涡	（344）

王冠之谜	（427）
------------	-------

梦中人生

流逝的人生岁月和残留的梦境

(小序)

年复一年，我始终在体味、思索着人生。虽然两鬓添霜，面对纷纭复杂的事，常常仍像一个不懂事的孩子，睁大了明亮的眼睛，愕然张望着波涛起伏间看到、听到和经历过的一切。

有时候，我觉得我像万花筒中的一小片彩色碎玻璃，身不由己地与别的各种颜色的碎玻璃合在一起，变换着地点、位置，在排列、组合着花色、姿势；有时候，我又觉得像一个手执万花筒观看的人，通过三棱镜的折射，看到了变幻着的大千世界和人生百态，有欣赏、赞叹，也有惋惜、不满。

一切都会过去，而那过去了的会变成亲切的记忆。这样，在我的笔下就流泻出了一些长长短短的小说。这都是源于一些令我难忘的人和事。既有回忆，也有感触；既有纪实，更有梦境；既褒贬美丑，也描绘亮色，发表后都曾引起不少共鸣。

已经记不确切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爱在入睡时做梦的了，这好像是随创作这类“旧梦”的题材时开始的。当我将过去蓄积在胸中的真实的素材通过新的思索倾吐在稿纸上时，除了利用想象的翅膀，梦境常常帮助了我。是日有所思、夜有所梦吧？真实的故事每每竟与梦境糅合在一起，常使我陷在一种似梦非梦、如烟如雾的遐想氛围中。小说本来就是可以真真假假、寻寻觅觅去探索人生的，但它少不了自己所有过的生活经历、生活感受。没有后者，前者似乎是无所攀附的（当

然，这完全不该“对号入座”）。

我爱做梦，就是这么来的。它曾有助于我的创作。夜雨秋灯，回首沧桑，天长日久，从记忆深井中开挖出来的旧事早已模糊朦胧，却得到了梦的补充，同梦混杂缠绕在一起，难解难分。好在既是小说，也就无关紧要。是那么一回事，又不是那么一回事，最后，有时我自己也弄不清哪是实事哪是梦境了！那些小小的梦，那些五颜六色斑斓的梦，那些阳春和严冬的梦……梦中既有鲜花，也有荆棘，既有欢乐，也有眼泪；既有壮怀激烈，也有淡淡的忧郁，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，却似在帮助我铸造纯洁的灵魂，锻炼我的思维，引导我探究人世的生活哲理。

啊！别了，往日的记忆和难忘的人！别了，昨夜令我心跳的梦！

我希望我写的这些人和事，无论是朦胧的残梦，或是深深的回想，作为人生小记，都能同流逝的岁月一起，像一幅幅醒目动心的画，嵌进时代的画框，献在读者眼前。

王 火

1988年9月

啊！在那虎踞龙盘的石头城，有我童年的足迹……

白下旧梦

过去了的，
不再回来；
只有梦，
仍在徘徊；
也许，仅仅是一个旧梦，
有秋风秋雨，屐痕苍苔；
也许，不仅是旧梦，
与生活一起前进的思索
扑面而来……

——小引

一

那是一九三五年的冬天，特别冷。南京城北靠近玄武门一带，地方空旷，夏季时布满绿色浮萍的池塘面上这时结上了一层毛玻璃般的厚冰。马路上汽车、洋车都很少，稀稀落落的行人有的戴着毡帽、呢帽，有的用围巾缠着脖子，有的将脑袋缩在皮领大衣里。西北风呼来啸去，卷得路上、空地上尘土飞扬。树木抖落了最后几片枯叶，枝条光秃秃、空荡荡，像讨饭的乞丐用清瘦的手指伸向苍天。灰白色的浓

云愁眉不展地逗留在天边，像些伤心得低头沉思的白头老人；忽然又变成了一群肥胖的绵羊……我有时就站在二楼爸爸书房靠近阳台的落地玻璃门里，脸偎着厚玻璃，把自己的鼻子贴在厚玻璃上揪得瘪瘪的，呆呆凝望着古台城上和远处北极阁、鸡鸣寺上那些云彩的变幻。按照我的想象，能看到海里的帆船，能看到宫殿里的王子和公主，能看到北冰洋上的白熊，……常常想得有多美就有多美。一站就能呆呆地站上半天。

一连多少天，都有人往家里送礼。收到礼，都由堂兄家璧照管。他将礼品一股脑儿都锁在橱里，还用一本红格子的账簿登记上了册。礼品有用红纸封袋包的银圆和钞票，也有花花绿绿的“礼券”。那是上海永安公司、先施公司的“礼券”，也有南京中央商场、安乐酒家的“礼券”，凭券可以去购物或吃喝的。更多的是一盒盒的绸被面绸帽子，不是大红的就是粉红的，里边附着些脸盆大的金字。有一次，我翻开偷偷看过，四个金字是“天作之合”。送礼的人这么多，这是干什么呀？我问过堂兄家璧，他光是笑笑，也不回答。我心里老装着个闷葫芦。

我们家，住一小幢新盖的红砖假三层洋房，楼下四面都是花园。花园用细竹竿编织成的紧密高篱笆圈起来。从楼上望出去，可以看到遥远的紫金山，也看到北极阁、鸡鸣寺。西边北极阁那座美丽的小山上有幢朝南的大洋房，式样方方正正很奇特，屋顶更怪，是用金黄的麦秆盖的。晴天时，太阳一照，屋顶明光锃亮，像童话中的宫殿。听爸爸说：那是宋子文的房子，麦秆是从美国运来，每年换一次，那房子冬暖夏凉……宋子文是谁，我也弄不清楚，反正是个大官儿，人人都知道的。那时候，抗战还没有爆发，在南京政界，当官儿的都在争抢着盖新的花园洋房。大家一竞赛，本来荒凉的城北一带就热闹起来了，出现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新洋房。住在这一带的大都是中央的“要人”。爸爸不是什么“中央要人”，但他是大学教授、报社社长，人们都很尊重他，所以也住在这新住宅区里。不过我们家的房子是租的，

不但不能同北极阁上宋子文住的大洋房比，就是比起邻近的叶公馆和徐公馆来气派也小得多了。他们都是自己新盖的真三层洋房，式样别致，房子大。叶公馆的洋房是青砖青瓦英国式的；徐公馆的洋房是奶油色墙皮配上红瓦西班牙式的。那可真够意思。叶家那个戴黑边眼镜穿獭皮领大衣天天坐轿车去办公的大胖子，听说是中央党部的什么长。我同班同学徐乐山那个瘦精精西装笔挺戴金丝边眼镜的爸爸，是外交部的次长，两家都有福特牌汽车，我们家却只有一辆洋车。虽然拉洋车的胡二把黑色喷漆的洋车和镀克罗米的车灯擦得锃亮，座位两旁一边插上一支彩色的鸡毛掸帚，前边安了一个拖着红绸子的喇叭，冬天时洋车上放着一床红蓝格子呢的毛毯，谁坐上去他就把毛毯严严实实给盖住腿。他个儿高，身体健壮腿儿长，拉车跑起来飞快；一边跑一边捏着喇叭：“叭布——叭布——”路边行人都会抬脸望一望，比街上那些兜生意的野鸡黄包车来不知要富态多少，可是它到底是人力车呀！坐在上边比起福特牌小轿车可就寒碜俗气得多了。那时我虽只有九岁，对这还是很明白的。

花园里，本来是我消闲解闷的去所。春天，我会撒上茑萝花种，让翡翠般纤细的绿藤和星星形的猩红洁白的花朵爬满竹篱。夏天，我爱躺在树荫下平整松软的草坪上透过乱枝繁叶，望着飘浮白云的蓝天，或者阅读《小朋友》和《儿童世界》，或者翻看《新闻报》上的“王先生和小陈”的漫画。秋天，我在草丛里砖石下逮蟋蟀，捉金铃子。这些时候，“约克”总是紧紧跟着我。“约克”是条爱尔兰种的棕色洋狗，两个大耳朵，一个翘鼻子，人家送给爸爸的。它是我最亲密最亲密的朋友了。只要我一叫：“约克！”它立刻飞奔而来，迎着我摇尾伸舌。要是拍拍它的脑袋，它就高兴得闭上眼睛用身子来摩擦我的裤腿。但冬天到了，花园里除了龙柏和雪松仍旧葱茏碧绿，别的树木和花草都枯萎了，一片荒凉景色。天冷风大，我也不爱到花园里去了。爸爸早些日子去北平了。他走后，屋子里的壁炉、火炉都不生火，到处冷冰冰

的。在学校里可以跟同学们打打闹闹，回到家里，屋里空荡荡不见人，更觉得不是味儿。我们的洋房里，楼下是会客室、吃饭间、贮藏室和堂兄家璧的房间；二楼是爸爸的书房，我的小书房兼卧室，还有爸爸的卧室和洗澡间；假三楼虽然面积很大，实际是个低矮的阁楼，由烧饭兼带收拾房间的女佣李嫂住着。拉洋车的胡二住在花园左边厨房隔壁的平房里，他不拉车时兼带看大门做花匠。白天时，堂兄家璧到报社办公，李嫂总在厨房里淘米洗衣、煎鱼炒菜，忙忙碌碌。爸爸又规定：“约克”不准进楼里来！这样，下午放了学回家，一幢洋房就只有我独自一人了。我怕鬼！放学回家，天不黑就把楼上楼下的电灯到处都开得大放光明。爸爸不在，我有时放放留声机，听听歌曲和京戏唱片，有时爱在他书房里寻找乐趣。他那套用木匣装着垒成高墙的“二十四史”我是不碰的，书橱里的那些书我却乱翻乱看。《西游记》《三国演义》上我能片片断断连猜带想地看懂一点点；《水浒》《封神演义》爸爸讲过一些故事给我听过，上边的绣像画吸引着我看了一遍又一遍；《石头记》什么的前边的绣像画都是些古装女人和男人，没有打仗的场面，我不爱看，都扔到一边。许多厚厚的不知是什么名字的书，只要看不懂，我都不去碰它。爸爸顶喜欢的一些线装书是些什么“诗”呀“词”呀的，我也不去碰。……

一连好几天，我总觉得家里好像发生了什么事，但我却捉不住摸不着。我曾见李嫂和胡二两人嘀嘀咕咕，胡二有时候狡猾地笑笑，李嫂有时候看着我叹口气，仿佛想告诉我什么却又不想讲。我心里有点奇怪，却又不知该怎么办。这天放学回来，我见李嫂将楼下贮藏室腾空了！东西都搬到了她住的三楼上去。我问：“李嫂，你干吗？”她似乎想说什么，朝我看看，眼神里带几分怜悯，结果又什么也没讲，只答：“侄少爷让搬的，说是先生让这么干的！”爸爸不让用人叫他“老爷”，只准用人叫“先生”。我听了，只得心上又纳着个闷葫芦不作声了。

我真盼着爸爸快点从北平回来。他回来，可来陪陪我。他有时带